

中醫古籍整理叢書

松峰說疫

清·劉奎撰



清・劉奎

撰

張燦珏

張桂珍

點校

李心機

柳長華

松峰說疫

人民衛生出版社

2671/12

松峰說疫

清·劉奎 撰

人民衛生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崇文區天壇西里10號)

人民衛生出版社膠印廠印刷

新华書店北京發行所發行

850×1168毫米32開本 $9\frac{3}{4}$ 印張 4插頁 155千字

1987年4月第1版 1987年4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印數: 00,001—2,950

統一書號: 14048·5358 定價: 2.85元

[科技新書目138—77]

內容提要

《松峰說疫》係清·劉奎撰。劉氏自號松峰山人，精研岐黃醫術，博採前賢瘟疫論述，廣收民間治疫且親試有效驗方，並結合自己治疫經驗著成是書，故名《松峰說疫》。

全書共分六卷。卷一曰述古，以明立論之學術淵源。卷二曰論治，首列總論十二條，次列瘟疫統治八法、瘟疫六經治法、瘟疫雜症治略、瘟疫雜症簡方及十類瘟疫應用藥物。卷三曰雜疫，集諸疫名稱歸為七十餘證，並列舉了放痧、刮痧、治痧諸法及用藥宜忌。卷四曰辨疑，對前人有關瘟疫之論分為十四條，詳為辨析。卷五曰諸方，分為避瘟、除瘟二門，載方一百二十餘首。卷六曰運氣，從對五運六氣、司天在泉之解，論及五運六氣、天時民病之生，從中分析研究了瘟疫發生發展的規律。本書上源於《內經》運氣學說，下宗吳又可《瘟疫論》等諸家論述，且有自己的獨特見解，強調了瘟疫之名義，總分為瘟疫、寒疫、雜疫三類，提出治疫症最宜通變，首倡瘟疫統治八法，遂成一家之言，為研究治療瘟疫病的重要參考書之一。

出版者的話

在浩如烟海的古醫籍中，保存了中國醫藥學精湛的理論和豐富的臨證經驗。爲繼承發揚祖國醫藥學遺產，過去，我社影印、排印出版了一批古醫籍，以應急需。根據中共中央和國務院關於加強古籍整理的指示精神，以及衛生部一九八二年制定的《中醫古籍整理出版規劃》的要求，今後，我社將經過中醫專家、學者和研究人員在最佳版本基礎上整理的古醫籍，做到有計劃、有系統地陸續出版，以滿足廣大讀者和中醫藥人員的需要。

這次中醫古籍整理出版，力求保持原書原貌，並注意吸收中醫文史研究的新發現、新考證；有些醫籍經過整理後，在一定程度上可反映出當代學術研究的水平。然而，歷代中醫古籍所涉及的內容是極其廣博的，所跨越的年代也是極其久遠的。由於歷史條件所限，有些醫籍夾雜一些不當之說，或迷信色彩，或現代科學尚不能解釋的內容等，希望讀者以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加以分析，正確對待，認真研究，從中吸取精華，以推動中醫學術的進一步發展。

點校說明

《松峰說疫》，清·劉奎撰。奎，字文甫，自號松峰山人。山東諸城（今山東省諸城縣）人。約生於雍正末年，卒於嘉慶初年。

劉奎出身於官宦世家，幼習儒術。少隨其父南北宦遊，晉接名賢，而博學多聞，善古文詩詞。其父一生爲官，並以醫術見長，常於公務之餘，爲人治病。奎齠年多病，受其父影響，因得於暇日，取家藏岐黃書縱覽之，頗有會心之處。後因仕途不成，遂棄舉子業，而專攻醫學。與其子秉錦終歲研窮《靈》、《素》，探索玄微。著有《松峰說疫》、《瘟疫論類編》、《濯西救急簡方》、《景岳全書節文》、《四大家醫粹》、《松峰醫話》。前二種現有多種刊本行世，後四種均未見刊行。

《松峰說疫》，全書共分六卷。卷一曰述古，內中廣採前人有關瘟疫之論述，以明其學有淵源之意。卷二曰論治，先列總論十二條，詳論瘟疫名義、立方用藥、舍病治因等，次舉瘟疫統治八法、瘟疫六經治法、瘟疫雜症治略，並設雜症簡方及應用藥。卷三曰雜疫，其中廣收清代民間俗諺之各種疫症，析爲七十二症。並謂：「其

命名也，皆出自經史子集，名山石室，並良醫口授，試之而歷有奇效，方敢筆之於書。」並各附有簡便良方。這部分內容，在現存其他的瘟疫論著中，均未有如此詳細的記述，是很寶貴的資料。卷四曰辨疑，共列一十四條。對前人關於疫者之論，就自己有所心得者，詳為辨析。卷五曰諸方，設避瘟方、除瘟方二大門類，載方一百二十餘首。其中有採自前人治瘟之方，有自己裁定之方，並各附有方藥症治。卷六曰運氣，是尊《內經》「人與天地相參」之思想，分析疫病的發生規律。主要論述了「五運天時民病」、「六氣天時民病」、「五運五鬱天時民病」，對自然氣候的變化與瘟疫病發生的關係，作了較為詳細的論述。

劉氏《說疫》，其學術思想，一宗又可之說。認為：「傷寒自仲景而下，承承繼繼，各有專家。著書立說者，無慮數十種，獨至瘟疫，則略而不講。遂致瘟疫無所指歸，且以治傷寒法治之，欲病之愈難矣。」加之「瘟疫一門，非他症可比，不能遲之歲月，緩為調理。其見效在二劑之內，其痊愈在三五日之間，不可不亟為講究。」因此，綜合一生治疫之經驗，就自己所經歷者，兼論寒疫、雜疫等，編定為《說疫》一書。劉氏繼承吳又可先生的思想，強調治疫當先明瘟疫之名義。認為「溫、

瘟本屬一病，後人加疔變溫爲瘟，是就病之名目而言。「疫與役本一義，然去疔加疔，不過取其與疾字相關耳。」並進一步提出：「疫病所該甚廣……瘟疫者，不過疫中之一症耳。始終感溫熱之厲氣而發，故以瘟疫別之。此外尚有寒疫、雜疫之殊，而瘟疫書中，却遺此二條。」總之，劉氏認爲，凡某時某地，衆人同患一種疾病，皆可曰疫。進而將疫症分爲三種，即瘟疫，寒疫，雜疫。劉氏師古而不泥古，他根據自己治疫之經驗，提出「治疫症最宜變通」，「治瘟疫慎用古方大寒劑」等。首倡「瘟疫統治八法」，「能發瘟疫之汗者，莫過於浮萍」等，皆發前人所未發，遂成一家之言。

本書問世以後，廣爲流傳，成爲學習和研究治療疫病的重要參考書之一。據《清史稿》卷二百八十九載云：「乾隆末，著《瘟疫論類編》及《松峰說疫》二書。松峰者，奎以自號也。多爲窮鄉僻壤艱覓醫藥者說法。有性論瘟疫，已有大頭瘟、疙瘩瘟、絞腸瘟、軟脚瘟之稱，奎復舉北方俗諺所謂諸疫名狀，一一剖析之。又以貧寒病家無力購藥，取鄉僻恒有之物可療病者，發明其功用，補本草所未備，多有心得。同時昌邑黃元御，治疫以浮萍代麻黃，即本奎說。所著書流傳日本，醫家著述，亦有取焉。」該書大部分內容，採自前人之著述。據其自云：「余凡閱書，並有所見

聞，關於疫者，率皆採錄，久而成帙。然其出處，當時亦或不載，故除引經外，皆不著其書名姓字。」爲了能使讀者瞭解其引書的情況，對書中未標明出處的引文，則盡可能查明出處。據統計，其所引用的書有：《素問》（王冰注本）、《靈樞》、《傷寒論》、《金匱要略方論》、《新修本草》、《類經》、《名醫類案》、《續名醫類案》、《景岳全書》、《傷寒總病論》、《類證活人書》、《此事難知》、《瘟疫論》、《本草綱目》、《馬氏瘟疫發源》、《萬氏家傳》、《搜神記》、《說文解字》等等。

本書雖有以上優點，但因受歷史條件的局限，書中亦挾雜少量迷信色彩的内容，如卷一中涉及輪迴報應思想，以符呪療瘟疫等。今爲保持本書原貌，或供後人進一步研究，對這部分內容，仍依其舊，讀者自當斟酌。

關於《松峰說疫》的版本流傳情況，從現存的本子來看，有合刻本，有單行本。合刻本的種類有三種。一是清嘉慶四年與清道光二十年三讓堂以及咸豐五年敦厚堂和咸豐十年近文堂的《瘟疫論類編》、《松峰說疫》合刻本；一是清道光二十六年與一九二三年千頃堂書局的《說疫全書》本；一是清道光二十六年廣安九皇宮與光緒十七年善成堂的《疫痧二症合編》本。單行本有清嘉慶四年本衙刊本及幾種年代未

詳的清刻本。從我們這次收集到的本子來看，以清嘉慶四年的本衙刊本爲最好，其他的數種刊本，文字之錯訛較多，刻工亦粗，且均與本衙本爲同一系統。察幾種版本所存在的共同問題，是正文中存有許多處空文，難以解釋。爲此，我們又從上海中醫學院影印到一套本衙刊本。經比較鑒別，與我院之本衙本乃屬同一刻板。而且二書均爲重印本，因此，考慮這部分空文，可能是重印時因內容不妥而鏟除掉了。關於這個問題，我們今後仍要做進一步的研究。

從目前來看，《松峰說疫》現存最早又較好的刊本即爲嘉慶四年的本衙刊本，因此，本次整理，以清嘉慶四年本衙刊本爲底本，以影印上海中醫學院本衙本、清道光二十年三讓堂本以及道光二十六年廣安九皇宮本、咸豐五年敦厚堂本、咸豐十年近文堂本、一九二三年千頃堂書局石印本作爲對校本，並參以上述劉奎所引諸書，作爲旁校的資料。具體處理方法如下。

校勘

〔一〕凡底本中之脫訛衍倒等文，參之他本，予以勘正，並出校記說明。

〔二〕凡屬引文（包括直引、節引、義引），無損文義者，不作處理。對有明顯錯誤者，則據所引之書予以改正。

〔三〕不同版本間的異文，包括方藥、劑量等，均錄出以資參考。

〔四〕底本中的缺文，無可據補者，則用虛缺號「□」按字數多少，一一補入。無法計數者，則用不定虛缺號「□」標明之。二者均不另出校記。

〔五〕底本中的小字誤作大字，或大字誤作小字之文，據文例一一改回，並出校記說明。

〔六〕底本中的明顯錯字，均予逕改。

訓詁

〔一〕僅限於對難詞難句的訓釋。凡引辭書說解能够明了者，不再出書證。被訓釋之詞，同篇重見者不復注。

〔二〕原書句讀，採用現代方法重新標點。

〔三〕注音採用漢語拼音加直音的方法。

〔四〕文中之避諱字，凡有礙文義者，則一律回改，並注明「下同。」如「真」作「真」、「魯」作「虜」等。約定俗成而又無損文義者，則不予處理，如「元參」一條。

〔五〕一般異體字、俗體字，從多數前後律齊。如「蚤」作「蟲」、「蓋」作「蓋」、

「災」作「災」等等。不出校記。

另外，底本原僅有王樹孝序，今據三讓堂本、九皇宮本、敦厚堂本、近文堂本補入劉奎自序與劉嗣宗序。

原書目錄過簡，不便檢索，爲便利讀者，今據正文順序，將二、三級標題提目列出。

由於我們水平有限，疏漏之處，在所難免，希望能得到讀者的指正。

點校者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一日

序

憶余自幼時，耳目之所覩記，鮮見醫而儒者也。乃轉而思焉，其凌替當不至是，使得克自振拔者出，而一起其衰，應必有可觀者焉。故余極欲留心醫學。每爲塾師所迫，俾專工舉子業，而未遑及之。第其所授之文，寓目即昏昏睡去，總不記憶。間嘗取唐宋八家，以及諸名公真稿讀之，一見輒能成誦。第期負過高，自維取法乎上者，僅得乎中。以此所爲文詞，往往不能趨時。後松峰山人爲人言余所爲帖括〔一〕，乃傳世之作，似非利試之器，當變格以相從，庶幾其有合乎。或有告予者，予聞其言而是之，乃改絃易轍，始克幸博一第。第以揣摩入彀，終覺違心。隨仍浸淫於古，日取諸子百家縱觀之。又念人有七尺之軀，而不解岐黃術，終屬憾事。遂將《靈樞》、《素》、《難》，以及歷代各家醫書，羅列案頭，日日展玩。第醫理玄〔二〕杳，又係中年學步，卒未能深造其室。唯論其文章好醜，除經論外，惟李士材、汪詡菴等筆墨

注〔一〕帖括 唐制，帖經試士，應試者總括經文，編爲歌訣，以便記憶，謂之帖括。

〔二〕玄 原作「元」，乃避清聖祖玄燁諱故，今回改。

稍覺可觀，餘者字句尚多有未能通順者，遑論其他乎。乙巳夏，山人出所著《說疫》一書，屬余弁言。余非知醫者，固不敢強作解事。第觀其全部文章，理法俱從《左》、《國》、《史》、《漢》得來，神而明之，又自成一子，真乃才人之筆，而詎可僅以醫書目之乎。能文之士，取而讀之，始信吾言之不謬也。是醫也，而進於儒矣，是爲序。

時乾隆五十〔一〕年乙巳榴月眷姻弟春圃王樹孝書

注〔一〕五十 原作「五十一」。詳乙巳年爲乾隆五十年。又據序文「乙巳夏……」語，故改。

叙

諺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明乎良醫之覺理陰陽，胥一世而登諸仁壽，與良相之贊元調鼎〔一〕者侔也。余自幼好讀岐黃書，壯而遠遊四方，欲求所謂良醫者，領其所謂卓識偉論，以正所學。歷四十年所，鬱乎吾懷，迄無所遇，而四方之志，終未少頽弛也。夙聞東武山川，奇秀不減雁宕，每神遊馬耳常山間，如東坡所謂隱君子者，庶忻然遇之。嗣聞邑紳士顯緒王君輩，談次間曾於諸城劉相國處，遇其胞姪松峰，溫文爾雅，善古文詩詞，更精岐黃術。余耳其名，而未獲一共談論，蓄懷時悵悵也。因策蹇走七百餘里，訪松峰於東武之槎河山莊。一見相滂如平生歡。其子濯西，克紹家學，精核醫理，出所著《說疫》一書，屬余弁言。余受而讀之，見其三才融貫，而包括殆盡，古今畢舉而搜羅無遺。真足解千百年之疑團，開瘟疫門之覺路。其尤妙者，析瘟疫之名義，分疫證爲各種，皆發前人所未發。如所載瓜瓢軟脚，赤膈黃耳，痧瘴諸掙等疫癘怪疾，各有簡便良方，針灸奇術，皆能回春於瞬

注〔一〕贊元調鼎 喻主持政治大計。

息，奏效於目前，真可以參變陰陽，起回生死。則是有《傷寒論》於前，不可無《說疫》書於後，直與《金匱》名編表裏相成，參互盡變，將胥天下後世而仁壽之。即云與良相之業並垂千古，亦奚不可之有，是爲序。

時乾隆丁未清和月福山年眷世弟劉嗣宗撰

自序

傷寒之不明也，以中寒亂之。瘟疫之不明也，以傷寒亂之。能於其中劃然分析，則其於治傷寒瘟疫也，思過半矣。傷寒自仲景而下，承承繼繼，各有專家。著書立說者，無慮數十種。獨至瘟疫，則略而不講焉。間有談及者，不過寥寥數語。核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遂至瘟疫一症，靡所指歸，往往以治傷寒法治之。非大用溫散，即過投苦寒，欲病之愈也難矣。先大人引嵐公，一生精於醫理，南北宦遊，雖簿書鞅掌〔一〕，間聞人疾苦，莫不竭力拯救。余公聆庭訓，非伊朝夕。且韶年善病，因得於暇日，取家藏岐黃書縱觀之，故頗有會心處。因念瘟疫一門，非他症可比，不能遲之歲月，緩爲調理。其見效在二劑之內，其痊愈在三五日之間。不可不亟爲講究，以共登寶筏〔二〕。昔吳又可《瘟疫論》一書，較之諸家俱見卓識，獨闢蠶叢，業已盛行海內。故其方論，茲集一概不錄。第就自所經歷者，聊紆管見，以羽

注〔一〕鞅掌 衆多也。《文選·嵇康·與山巨源絕交書》：「心不耐煩，而官事鞅掌。」

〔二〕寶筏 喻佛之教法也。佛之教法，能渡人出生死海而登彼岸，如筏之渡河然，故世稱佛之教法曰寶筏。此喻於瘟疫之治，獲得成功之意。